

論衡卷第十二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官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無益於時則官不  
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  
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  
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  
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  
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  
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  
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  
生無閎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  
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  
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

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  
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  
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  
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  
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  
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豪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  
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  
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  
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  
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詭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  
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  
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  
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  
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日未嘗

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  
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  
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  
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  
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



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

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  
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  
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  
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  
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  
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  
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  
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  
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此於文吏洗滲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  
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  
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  
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  
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  
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鍤鋪周公築雒不把築杖

夫筆墨簿書鏤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植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

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  
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  
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  
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自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資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竒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之藏尚多竒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菲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竒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菲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竒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  
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竒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曾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為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  
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誦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天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鍾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熯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  
縷之飭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  
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  
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

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  
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  
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  
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  
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  
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



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  
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  
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  
病也百信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  
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

王充論衡 卷十二  
嚮之柰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嘗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僂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

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閣不覽古今不能各  
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  
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  
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  
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  
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  
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  
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

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  
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  
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  
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  
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

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  
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  
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  
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  
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  
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  
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  
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

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  
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  
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  
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  
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  
所授二十九篇竒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  
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

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  
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  
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  
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  
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  
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  
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  
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

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  
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  
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  
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  
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鴈何  
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  
疫何驅使立挑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  
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裏上  
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更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葦於腰佩刀於  
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  
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  
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  
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

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  
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  
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終



論衡卷第十三

漢書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

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䟽通故博達䟽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  
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  
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  
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  
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  
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  
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  
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  
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  
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日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曾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萬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

有一

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懷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鈎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人，宜在王闕，湏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埴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苾韞不能傷篠箬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箬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苾韞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十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掘地者  
踞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執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  
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  
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  
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况庸人  
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

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竒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䟽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窻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

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  
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  
胷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  
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  
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  
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  
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  
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

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官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

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  
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  
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  
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  
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  
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罨在厨金  
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  
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  
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  
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  
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劔  
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  
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  
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

洪水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  
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  
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  
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  
力字  
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  
卧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俛蟲三百人爲之  
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閤脂塞無所  
好欲與三百俛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竒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䟽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大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曾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行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栢君山其

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  
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  
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竒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墜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竒也銅鐵旣竒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竒而又竒矣竒而又竒才相  
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  
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  
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士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栢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竒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竒竒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栢君山易鼉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尙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速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  
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微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  
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辯之  
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萊果甘甜後人新造  
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竒論者  
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  
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  
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



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  
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  
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  
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辯說  
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  
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  
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  
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

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賢  
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  
被濇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終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

言者不為之也。其說其說也。其說其說也。